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2)步入废土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二章：步入废土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Aray\_Dash

校对：EmeraldGalaxy

润色：MadCatMKII、TommyCrash

“你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呢？外面可是鲜血淋漓的现实，小马驹。鲜血淋漓……”

虚无！

刚踏出外面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恐惧紧紧攥住，狂跳得仿佛就要裂开一样。那个故事是真的！外面只有漆黑空旷、无边无际的虚无！我被虚空包围着，透不过气来。我如果能大口呼吸，早就高声尖叫了。

在我的眼睛慢慢适应黑暗之后，我开始冷静下来，大口喘着气，感觉一阵发虚（同时也觉得自己傻透了）。这不能怪我，我以前从没经历过夜晚——真正的夜晚。当然，我在避难厩会关掉灯后才爬上床，蜷缩起来进入梦乡。但我的房间那么小，就算黑一点，也不会令马害怕呀，更别提门缝里总会透出一些微光。二号避难厩的走廊永远都灯火通明。

外面微冷的空气和温暖的避难厩完全不同，冰凉的寒风吹过我的皮毛，深入骨髓，空气里夹杂着阴湿而腐败的气味，满是灰尘，感觉如此异样。我能听到夜虫鸣叫，老朽的木头嘎吱作响和远方隐隐的水声……但真正让我不知所措的，是我如今再也听不到的那些声音——原本习以为常的避难厩发电机的低声轰鸣，电灯持续不断的尖声蜂鸣，全都消失了——这些声音突然消失，还让我以为外部世界只有一片死寂。我能感受到蹄下混杂着破碎石子的黏软泥土，和避难厩中平滑干净的地板没有丝毫共同之处。尽管我还看不到太多东西，也看不了太远，但我的视野仍然比过去远了许多，再也看不到有什么挡在房间另一侧的墙体了。我仿佛凝视着一道横向展开的无底深渊，横亘在每一个方向上。

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慌在我体内滋生，我的头一阵晕眩，后腿不禁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死死盯着地面，暗暗感激它还支撑着我，感激它提供了有限的视野。然后，我突然犯傻地朝天上看，它向上延伸，完全看不到尽头。直看得我的胃抽搐不已，脑袋又是一阵眩晕。大量翻卷的积云占据了天空，柔和的微光从其间的空隙中漏出来。我突发奇想，如果把云层看做一张大网，那么我一旦从地面落向天空，它就能接住我。但如果我滑进了那些空隙中，那么坠落将永无止境。

我紧闭双眼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
强烈的呕吐感和恐惧感渐渐消失，感官也逐渐恢复，我这才开始去注意自己在刚刚的慌乱中所忽略的东西。四周的地势变得清晰可辨：我身边的地势并不平坦，地面有高有低，连绵起伏，山峦向远方蔓延。地表有一些枯死已久的树木，就仿佛是地下有黑色的爪子刺破地面冒了出来。在远方的山丘上，我能看到一些枝叶稀疏的树木随风摇动。二号避难厩的周围几乎没有活树，仅有的那些也都是病恹恹的，散乱分布。

随即，我注意到哔哔小马上有好几个警报消息闪着光，它的地图绘制功能也已经开始运作，分析着我周围陌生的地区。令我吃惊的是，它已经标出了这片区域的名称：香甜苹果园（Sweet Apple Acres）。

我原地打着转，想判明自己的方位，立刻就被一个庞大中空的废墟吸引住了，我觉得它曾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。它在风中摇晃、嘎吱作响，似乎随时会突然坍塌。

我再次看向哔哔小马，发现它已经接收到了好几个广播信号。二号避难厩的信号标示变暗消失，但一些新的信号已经取而代之。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有广播信号，也就意味着外面可能存在活着的小马。我戳了一下哔哔小马，开始收听列表上的第一个广播频段。

“……大门紧闭，根本没有办法能进去。我的儿子，吃了避难厩附近那些该死果树上的苹果，他现在病得很严重，虚弱得都不能走动了。我们藏在老纪念碑旁的蓄水箱里，已经耗尽了食物和药品。如果有任何小马听见了，求求你，帮帮我们……重复消息。喂？有小马在外面吗？拜托，我们需要帮助！当我带着我的家庭正要去香甜苹果园附近的避难厩时，我们被掠夺者袭击了。只有我和我的儿子幸存了下来，我们挣扎着到了避难厩，但它大门紧闭，根本没有办法能进去。我的儿子，吃了避难厩附近那些该死果树上的苹果，他现在病得很严重，虚弱得都不能走动了。我们藏在老纪念碑旁的蓄水箱里，已经耗尽了食物和药品。如果有任何小马听见了，求求你，帮帮我们……重复消息。喂？……”

声音中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，仿佛说话的小马已经断绝了全部希望，只是机械地执行动作而已。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颤抖着关掉了广播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哔哔小马正发出轻微的滴滴声。我发现它的辐射探测器——一个我曾经不觉得会用到的功能——自行启动了。在避难厩里，那个小巧可爱的彩虹刻度盘上的指针，一直都坚定地停留在绿色区域。指针现在仍然停在绿区，但正一点一点地向黄区移动。

我可不能在这个简陋苹果地窖的窖门旁边站一辈子。噢，其实也可以，但这样我很快就会死。我逐渐意识到：外面这么宽广，我自己正好选中薇薇·莱米所走路线的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即使她只比我早出发几小时，找回她的希望依旧渺茫。

然而，我也必须得先从什么地方开始找起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到高处四处望一望。我旁边的废墟比附近任何树都要高，而它上层那个屋顶斜向一边的塔楼，大概是我能找到的视野最好的瞭望点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冷静下来，然后走进废墟中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香甜苹果园的残骸，实际上比它看上去（或听上去）的要结实得多，但依旧十分寒碜——任何有价值的物品都已经被劫掠一空，只剩下没谁想要，也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废物：一个耙子，几只生锈的蹄铁，一把木柄开裂的干草叉，以及几箱用来洗衣服的肥皂——尽管这里早已经没有什么衣服了。

我爬上楼梯，立刻就注意到上面的房间被毒苹果似的惨淡绿光所笼罩，那些荧光是从一台老旧终端机的屏幕上映射出来的。那台神秘科技设备和二号避难厩中普遍使用的终端机一模一样，它暴露在外几个世纪居然还能正常工作，可真是个奇迹。避难厩科技（Stable-Tec）公司出品的东西，都非常结实耐用。

好奇心驱使着我靠近终端机，然后我一下子明白，这台终端机仍在运行并不是巧合，上面有一条新消息。

致任何为了寻找我而离开二号避难厩的小马：

请你们回家吧，我在做自己必须要去做的事。监督会理解我，即使她永远也不会同意我这么做，我希望你们有一天也能理解。我不会回来了，不要来找我。不要因我而陷入更深的危险。请原谅我。

薇薇·莱米

我仔细检查了这台终端机，然而其他的消息都十分古老，绝大部分都已损坏，只有一条幸存。那条消息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加密方法，我仅仅只听说过这种方法的存在，还没有亲眼见过——这是一种二元加密法。要破译这条消息，我不仅得从发送它的终端机上下载文件，还得从接收它的终端机上下载同样的文件，然后才能解密。

 反正我的哔哔小马有的是存储空间，而且我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可干，于是我就下载了这条消息。事实上，我明白自己不太可能遇上另一台接收消息的终端机，更不能指望那台终端机还能正常打开。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条几世纪前的消息会有什么意义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必须面对这个事实——外面的世界就是我的新家了。即使我找到了薇薇·莱米，她也不太可能跟我回来。我得承认，我一直怀着一个聊以自慰的幻想：我带着薇薇一起回到避难厩，而监督高兴地拥抱我们，欢迎我们回归大家庭，甚至还会为我们举办一个庆祝派对。然而现在，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幻想是多么天真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就阴云密布。然而，当我到达废墟的顶端四处瞭望的时候，一点火光跃入了我的眼帘！尽管它有些暗淡，在黑暗中忽隐忽现……看上去就像是营火的光，在夜幕中灼出了一个橘黄色的洞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一靠近那片火光，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。一只脏兮兮的浅褐色独角兽躺在稻草垫上，紧绷着身体，四蹄蜷在身下。我进入火光之内想看个清楚，想要打声招呼，这才发现他被塞住了嘴。借着火光，我看见几根露出来的锁链，原来他的蹄子被铐住了。

“嘿，瞧见没！这小妞儿自己就乖乖走了过来，不是吗？”一只壮硕的陆马从附近一块岩石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他的蹄子上钉着带刺蹄铁，踏在岩石上便发出清脆的金属音。还有两只小马从另一边的藏匿处悄声走了出来——一只也是陆马，衔着一把边缘被磨尖的致命工兵铲；另一只是独角兽，他的角发着微光，对着我举起了一截短粗的东西，那东西用木头和铁做的，有两根管子。每只小马都穿着用厚实的兽皮制成的护甲。除了书上的插图，我以前从没见过任何枪械，就像我没经历过真正的夜晚一样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也相当清楚地意识到那是个致命的威胁。

——作者：PonyEcho

草垫上被捆的独角兽摇了摇头，眼神带着悲哀与嘲弄。他开始试着用前蹄刮掉塞口布，不再刻意掩藏腿上的镣铐。那三只逼近我的小马也只是偶尔瞟他一眼。

“应该把她也捆紧，”带枪的独角兽窃笑着，紧接着对我说，“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

他们一阵哄笑，“又是一只独角兽，她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呢！”

把什么卖个好价钱？卖给谁啊？

那只衔着工兵铲的陆马也叽里咕噜了些什么。随即他吐出自己的武器，显然觉得用枪威胁我就已经够了，重复了一遍，“我靠……你们看她！我觉得她甚至都洗过澡！”

我这才意识到这四只小马都脏兮兮的，恶臭难闻。我差点呕出来，连忙打了个喷嚏掩饰过去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我问。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我心中乱作一团，不过最终只有困惑爬上了心头。

被俘的独角兽终于成功地抛开了那块污秽的塞口布。“他们是奴隶贩子，你这白痴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那只脏脏的浅褐色独角兽叫干酪杰克（Monterey Jack），他的可爱标记就是一块干酪。他跟在我身后，我们步履沉重地和绑匪走在一条破烂小径上。我的腿被拴上了镣铐，根本走不快。哔哔小马让他们费了一番功夫，最后不得不直接套在我的大腿上。要不是那只陆马用工兵铲锋利的边缘抵着我的喉咙，我肯定会对着另外两只小马的要害踢上几蹄子。总之他们没费什么事就把我拴起来了。

我没被塞住嘴，但干酪杰克警告我，奴隶之间如果交谈太多，会被切掉舌头。除了拐弯抹角地骂他们，我和那些蛮子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即使我能保住舌头，也不指望他们会回答我的问题。况且他们之间就聊得已经够多了。

“讨厌死那些傻子了，”咬着工兵铲的陆马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，抱怨着。

“你要是会游泳，咱们就能绕远路绕过去了，不是这样吗？”那只独角兽狡黠地笑了笑，提出了建议。

“游你摸的泳。”根据他身上刺鼻得多的体味来看，我猜他大概很讨厌水。

“别抱怨了，到森林之前，我让你好好挑一个奴隶爽爽怎么样？”领头的陆马回过头来，下流地冲我们淫笑。他叫崩蹄（Cracker），钉着带刺的蹄铁，可爱标记看上去像条鞭子（或者一条蛇？）。

我别过头去，他们哈哈大笑。

我不理会他们恶心透顶的对话，隐隐地听到前方有水声。不像汩汩作响的流水，更像缓缓陷下的泥浆。此外……还有别的什么声音。响声从远方越飘越近。那是音乐？是的，音乐，很轻柔却……很欢快？很庄严？我不确定那曲子带给我的感觉，但很明显非常违和。

崩蹄注意到我一脸困惑，得意地笑道：“看来你从没听过，怎么，一辈子都住在避难厩里吗？那可不是来救你的白马王子啊，小妞儿。只是一个机械精灵（Sprite-bot）罢了。”

随着一声尖利的弦音，音乐戛然而止。

短铳（Sawed-Off）——就是那只独角兽奴隶贩子——向前小跑几步，仔细地观察小径前方，又回头看看我们，笑道：“我猜被一条变异鳄干掉了。”

崩蹄觉得它是撞到哪只小马的陷阱里了，另一只衔着工兵铲的陆马又不知什么咕哝了些什么；独角兽再次将头转向前方，他角上的微光突然一下子照出了那个大铁球——那是一个和幼驹的头差不多大的金属球，无声地扑打四翼在他的面前盘旋。我敢说那和神秘科技无关，它完全是陆马工程学的产物。

“操！”短铳吓得往后蹿出一米远，立即就抄起霰弹枪对准机械精灵开火了。锵的一声，仿佛铁器坠地的声音，在夜幕笼罩着的群山中回荡。那个金属球被打的全是弹孔，火花杂乱无章地从中飞溅。它发出了一声好似哀叫的刺耳电音，随即便迅速隐没在黑暗中。

独角兽正要窜起来去追它，崩蹄粗犷的声音就喝止了他：“够了，短铳，要节省弹药。”

“他娘的，我最恨它们偷偷摸摸耍花招了。它他妈就只是个会飞的收音机！就不该贼头贼脑跟来跟去。”

他口无遮拦的脏话听得我耳朵直发烫。但我不在乎，我认真地琢磨起了刚刚看到的场景。

“蠢货，”干酪杰克压低呼吸嘀咕着，“这下子枪声就一路传到小马镇（Ponyville）了……”

和他不同，我很高兴目睹那只独角兽开枪。因为这样，我就知道那东西怎么用了。

“……这是有多蠢，” 干酪杰克还在抱怨，“才会在掠夺者（raider）的地盘边暴露自己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一条河蜿蜒地直直穿过我们所走的小径，污浊黏滞的河水缓缓地渗入河岸。水流拍打着桥墩，发出潮湿的闷响。一个战前小镇的破败废墟就掩映在桥的对面。

桥上堆满了迷宫般的路障，小马的影子在附近移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天真地希望能得到救援，但我的目光很快就被沿着桥的一排木制尖刺吸引了。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两颗被斩下的腐烂马头，就插在其中两根上面。

我恶心得差点把胆汁吐出来，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

“留在这里，缄默（Cager），”崩蹄终于把那只衔着工兵铲的陆马名字说了出来，“短铳，我们去问问这次过路钱是多少。”

干酪杰克低下头，恶狠狠地瞪着那座桥。我靠近他，像他那样低下头，把螺丝刀和发卡从我的避难厩多功能马铠中取了出来，并暗暗祈祷缄默不会注意到我角上的微光。奴隶贩子的装备大多十分劣质，我腿上的镣铐也不例外。就在崩蹄和短铳同桥上的小马讨价还价的时候，我正全神贯注地撬开第一把锁。马上就得到了回报——锁“咔哒”一声弹开了，我戴着哔哔小马的前腿终于解放了。镣铐扑地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“嘿！”缄默的耳朵竖了起来，盯着我来回转。我迅速停止施法，让螺丝刀和发卡掉到泥地上，希望奴隶贩子在夜幕中不会发觉镣铐的变化。

“李嘎什抹！”缄默凶狠地吼道。他嘴中工兵铲锋利的尖端离我的眼睛只有几寸远。

**砰！**

缄默猛地转身，他工兵铲的刃擦着我的脸边划了过去，吓得我一声尖叫。刚刚的枪响来自桥上，听上去不像是短铳的霰弹枪发出来的，但紧随其后的另一声枪响就是短铳的了。

缄默马上就明白过来，桥上爆发了流血冲突。他回头朝着我们，怒目圆睁，伏低身子刨着地，开始吼……了些什么。我猜他是想警告我们别乱动，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因为他的头在下一瞬就被炸得稀烂，溅了我一身血。

我愣在那，瞪大了眼睛，浑身颤抖。温热、粘稠的血从我的前额流进了左眼，又渗入我的鬃毛和皮毛。

今晚我已经见证了太多太多，但最让我心惊胆战的，就是有小马惨死在我面前。我眨动眼睛，感到血缓缓流进眼皮里。缄默居然死了！而我全身都是他的血！！

我第一反应就是想立刻跳进河里洗掉身上的血，但我现在这样可做不到。在决心和恐惧的驱使下，我的独角再次闪着光，开始撬开剩下的镣铐上的锁。

我向桥上瞟了一眼，看到短铳蹲在一个路障后面，打开枪膛填入弹药。我明白了，他的枪只有两发子弹。先前一发打在了机械精灵上，另一发刚刚打出去。两次射击后就要重新装弹。他合上枪膛，将枪飘出路障朝着激烈的战场胡乱射击。霰弹打中了一个已负伤的掠夺者，他一个踉跄扑倒在地。

短铳也不走运，之后冲过来的那个掠夺者，用的是另一种射速更快，且不受两发子弹限制的霰弹枪。就在他探头检查自己战果的时候，掠夺者直接给了他一个对穿。

我畏缩地转过身，专注地开锁，想从眼前活生生的梦魇中逃离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已经自由了。正当我试着解救干酪杰克时，两个掠夺者穿过桥跑了过来，直接跨过崩蹄、短铳和被他们击倒的掠夺者支离破碎的尸体。一个掠夺者是独角兽，用的正是那把威力极大的战斗霰弹枪；另个是陆马，叼着大锤。那只独角兽正笑着，不是崩蹄那样的阴笑，而是疯子一样的邪笑，慎得我后颈发凉。

“看来咱们还找到点战利品！”

那只咬着巨锤的陆马咯咯直笑，独角兽则品评似的把我们从头看到尾。她们两个居然比奴隶贩子还要脏。独角兽的脸上和侧腹有很多锯齿一样的伤疤，有一道直接贯穿了她的可爱标记，她身上还有一些刚刚新添的伤口，正流着血。那只陆马没有鬃毛，左侧的大半身体都被火烧伤过，看着都疼。两只小马都穿着用碎布拙劣缝补成的破烂护甲。

“帮帮我们？”我有气无力地恳求道。

“哈，我想对你怎么样都行！”独角兽突然抬起后腿猛踹了我一下，蹄子深深陷入我的侧腹。剧烈的疼痛一下子扩散到全身，我大口喘息着，四腿一软，险些倒在地上。她又用尽全身的力气踢了过来，我痛得哭喊出来。

陆马扬起大锤，砸向我旁边的干酪杰克，他痛苦地咕哝着，声音沉闷不清。看见我缩成一团哀叫，独角兽也将注意力转移到被锁住的干酪杰克上。她们变着花样不停地捶打他，发出一声声闷响。我立刻就明白了，她们不会停下，除非他变成一具毫无生机的尸体，说不定到了那地步也不会停下。

“按住他的腿，我要把他的蹄子射下来！”独角兽飘起战斗霰弹枪，对准了干酪杰克伸开的左后腿——我刚刚才把它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啊！

我强忍痛苦，一跃而起，冲过去转身猛地一踹。霰弹枪被踢飞，落向了桥的另一边。下一瞬，我便用魔法飘起工兵铲，压低身体愤怒地盯着她们，两个掠夺者却只是站在那，饶有兴趣地盯着我。二打一，而她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。那只叼着大锤的陆马一步步走近，仿佛要瞧瞧锤子和利刃孰强孰弱。

干酪杰克忽然从她背后扑了上去，把前腿搭在她头上，拼了老命地用铁链勒住她的脖子。那掠夺者喘不过气来，不禁松开牙齿，巨锤落在了地上。

形势一下子逆转了，独角兽惊讶地后退。这时我本可以攻击她，但威胁一只小马和实际伤害一只小马有本质不同。我不确定自己能狠得下心来去追砍另一只小马，让她流血、残废甚至死亡。

独角兽抄起掉落的巨锤，转身和我对峙，眼中杀气腾腾。突然间，我发现用工兵铲突刺比想象中的更容易。我现在没有时间犹豫，也不会再彷徨了，因为此刻关乎性命，而自卫是动物的本能，没什么时间去纠结道义了。即使我不具备对方熟练的战斗技巧，我还有一个杀手锏，那就是辅助瞄准魔法。

在哔哔小马瞄准魔法的协助下，我刺出了工兵铲，第一下划过她的膝盖，弄瘸了一条腿；第二下猛拍向她的脸，击飞了她的巨锤；而第三下将直接取她性命……

……如果我准备好如此的话，但我做不到。我将工兵铲调转方向，狠狠地砸了她的脑袋，砸得木柄都几乎碎成了两半。独角兽倒在我蹄下，失去了知觉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干酪杰克就站在那，胸脯起起伏伏，而那只陆马就躺在旁边，被勒得断了气。他静静地注视着我，想举起一条前腿，却被紧绷的链条阻止了。

“噢！”我连忙丢下工兵铲，打开哔哔小马的照明灯，搜寻着我的螺丝刀。天这么黑，发卡肯定找不到了，好在我还有其他的。

终于，我们俩都重获自由，干酪杰克步履蹒跚地走上桥。过了一会，他回来了，独角发着淡黄色的光，而短铳的短管霰弹枪飘在他身后。我还来不及反应反应，他就瞄准了那只无意识的独角兽的脑袋，扣下了扳机。

她的血蔓延开来，淌过我的蹄子。我惊得什么都说不出来，默默望着他转过身，开始戳弄掠夺者的尸体，翻找着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才终于开口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他看着我，就像正在看着一个笨蛋一样，“检查一下有什么能用的，运气好还会有食物。”我点点头，继续看他走向桥另一端的那些尸体。从死马身上拿东西似乎不太好，但我心中一个冰冷理智的声音告诉我：为了生存，这种内疚感是必须克服的。不愿意拿走死马鞍包里的一包燕麦或一罐苹果酱，让自己活活饿死，那该有多么憋屈？于是我朝桥那头走了几步。

我搜了搜了一个掠夺者的尸体，他的脸被崩蹄的蹄铁打烂了，全是血。我正要摸索他身上的口袋，然而我的胃早就开始造反了。我一下子冲向栏杆，把午餐全都吐到了下面污秽的河水里。云层此刻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将视野中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银光里。得以让我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：依旧沾满了碎蹄凝结的血。

接着我看见，短铳的霰弹枪正飘在空中直指着我的后脑。

——作者：PonyEcho

“我也要带走你身上的东西，”干酪杰克慢悠悠地告诉我。

“……啥？”我缓缓转过身，看见他就站在桥上，身上洒满月光。他的角闪着淡黄色的光，而霰弹枪就飘在我们之间，直指着我的脑袋。

“但……但是我刚刚救了你！”

“没错，所以我才留你一条命，”他眯着双眼，“当然，除非你现在决定做什么蠢事。”

“但是我刚刚救了你！”

“你听不懂马话吗？”他嘲弄般地说。

“我们应该互相帮忙！共同出发！”

他打了个响鼻，“然后和你分享有限的食物？每天晚上得睁着一只眼睡觉，时刻防备你在背后给我一刀？得了吧。”

我接受了事实，不再反抗。那一刹那，我感到自己非常脆弱。我点点头，弯下脖子，让两个水壶滑了下去，又后退两步让他过来取。我转过头，开始解下我的鞍包——

随即我看到它躺在桥面上，正好在我的尾巴下面。

我转身面对干酪杰克，独角放着光，那把战斗霰弹枪一下子越过空气甩到了他面前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的脑门。我们面对面僵持了许久——两只独角兽站在桥上，周围满是尸体，两把霰弹枪飘在我们之间，互相指着对方；月光从云层的裂隙中透出，照在我们身上。

干酪杰克打破了沉默：“你不会开枪，我看见你放过了那个掠夺者。既然你杀不了她，你就更杀不了我。”

我眯起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向来学得很快。”

我能感受到他的怒火，但他依旧没动。“你会用这家伙？”他说。
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“你知道你只能再开一枪吗？从那机械精灵的受损程度来看，你那把枪保养得很差。我挨了一枪还能活下来，然而在你重新装弹时，我想射多少发都行。想试试么？”

干酪杰克退了一步，我逐渐有了底气，也有了真正的微笑，“把水壶还给我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小马镇？”从没听说过。为什么哔哔小马会知道它的名字？它甚至还认出了我正要潜入的这座建筑的名字。小马镇是掠夺者的领地，而我只希望这个叫“旋转木马精品屋（Carousel Boutique）”的地方没有挤满掠夺者。

我和干酪杰克还来不及分道扬镳，我们身边的栏杆就突然被打成碎片。有狙击手！我猜就是那只小马把缄默的头打成一滩苹果酱的。我飞快地顺着路标逃进了镇里。小马镇里的大部分房屋都化为废墟，而精品屋是附近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掩体了。

还好建筑内只有我一只马。我蜷缩在门旁的影子里，等了将近一小时，但狙击手看来并不想跟着我进来，只是在等我出去。

疲劳袭上了我的身体。我前一晚就没有合过眼，而今夜的一连串事件，又让我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。我的肌肉疲累酸疼，身体被踹得剧痛难忍，而精神已濒临崩溃。我得休息，但睡在这里完全是个馊主意——我醒来时，很可能已经落到其他奴隶贩子、掠夺者或是什么更糟的小马蹄下了。但重新找个地方更行不通，我现在没有丝毫精力去和那个狙击手斗智斗勇。

旋转木马精品屋和香甜苹果园的那个房屋差不多，只是被洗劫得更加彻底。墙上全是粗俗的暴力涂鸦，以及更粗俗的脏话。被撕烂的衣服堆在角落里慢慢腐烂，散发出阵阵恶臭，就好像有小马反复地在上面尿尿一样。这里有两张床，一张满是血迹（以及其他可能更污秽的东西），另一张更小，是专门为幼驹设计的，只剩下一张床垫和破碎的床架。睡上去应该挺舒服的。

旋转木马精品屋还留给我两个宝藏：一个上锁的箱子和一台终端机。这台终端机和香甜苹果园的那台一模一样，而且居然也能正常工作，但被加密了。我取出破解工具，开始破解。创造这些终端机的小马也是后来的哔哔小马创造者，两者的加密算法和锁定机制都相当类似，让我可以利用工具通过一部分安全验证。剩下的部分，就是在破译出来的几串代码中找到密码。在我现在脑子不好使的情况下，能成功解析出密码都能算个小小的奇迹了。

也许不算，密码是“苹果”。

我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撞上了狗屎运，这正是接收香甜苹果园那条消息的终端机。我大笑起来，又赶紧闭上了嘴，因为我的声音被这个寂静破旧的精品屋放大了无数倍，回荡不已。心怀着毫无依据的成就感，我下载了消息，剩下的破解工作就交给哔哔小马了。

由于年代过于久远，消息内的声音有些失真，但仍有足够清晰的部分。我认出了这个非常甜美，带着奇怪口音的雌驹嗓音，几个小时之前，正是这个嗓音告诉了我避难厩大门的超控密码，指引着我踏入这个全新的恐怖世界。

“……二号避难厩的特别指示……咱一家子都在下面呢！在地面上的污染消失之前，那扇大门绝不能打开！”

声音时不时被淹没在静电噪声中。

“……咱知道你讨厌这样，甜贝儿（Sweetie Belle），但你现在是个监督了，是全小马国最重要的避难厩的监督。求你为我做这件事……保证他们的安全……永远的好朋友，记得吗？……”

音频在一声啜泣中结束了。我是对的——两个世纪前的消息确实没什么用。我决定明早再研究那个锁住的箱子，于是蜷缩起身子，进入了梦乡。

蹄注：升级

新技能：博闻强识 —— 你学得很快，你获得任何经验值，都有10%的加成。